



10560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十三

字說

曹子和字說

曹子和者四明郡佐什邡曹侯之介公子也桐名子和字從侯游湘中數年學既成奉其母夫人歸蜀介儒士何廷輔徵字序於予予時自蜀還越四年爲中庸傳適成因舉其說以告之其畧曰蓋天下亦有和而已矣適於時無戾於物之謂和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之間泰和充焉然雨暘寒暑少愆于度即災沴見人之身榮衛脉理相調相攝焉然升降虛實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十三

乙一

少失其平即疾疢作是故萬物不和不生萬化不和不行故君子內省不疚和吾內也無惡於志和吾志也合妻子翁兄弟而後父母順和吾家也是道也大舜得之以若皇天文武周公得之以憲天下夫孝德之和也格于天曰大孝通于人曰達孝和之至也記曰斯頌不和而鄙詐入之鄙詐入則父母兄弟或相胡越而况喘息通天地哀樂同萬物乎故君子之贊化育也謂其與天地相嚶吸者也與天地相嚶吸而無相隔戾故曰天下亦有和而已矣山林原隰稱美材者以百數而桐爲之最桐平桐其稟泰和之精粹者乎故鳳凰弗桐弗棲琴

瑟弗桐弗善也夫朱絃疎越奏之清廟人神和鳥獸舞
蓋桐之爲用以和召和者如此西蜀天下之多材處也
况穎秀如子和者耶響下之聲當不遺知音之耳而况
將秦秦妻妻於高岡之上乎予之傳中庸也方以堯之
協和望海內士况蜀士於予有一日之雅耶子歸試以
吾言語之宜必有和而鳴者

戴生宗達字說

戴生鍊字宗達有美質吾弟良甫輩及表弟梁履常者
皆其次也一日遂介焉以其字請說於予予方倦於多
言謝不敏已而請益勤乃盡其說而告之曰一身而為

張文定公集卷之三十一

二

萬化宗其習於道乎好通而惡窮非人之情歟吾觀於
人遇小事索索遇大事矍矍變起於尊彝而患生於衽
席鍊弗豫也王褒有言精鍊藏於鑛璞夫物有以百鍊
而成而况於人乎化工之陶鑄吾身也貴於物多矣因
循玩愒而不加脩五官四體日以頑敝而不知檢問之
則曰人生幾何孰能無媮卒使之與朽株腐草者類而
曾不一動心焉嗚呼其惑矣九折肱而成良醫鍊於醫
也呂梁之水懸濤數十仞出沒其間而神不變鍊於水
也一朝解牛十二而銚刃若新發於硎鍊於排擊剝割
也夫藝者以精鍊而熟而况於道乎道無物而不體物

物而更之如日不足何不然卑者可以引而高也近者
可以推而遠也故君子厚其本措之天下裕如也患弗
鍊而已矣是故禮義以爲範事物之交以爲火精神志
意以爲鍾故有分齏畫粥之勤而達於經濟之略有不
爐不扇不就枕席之勞而達於陰陽之數夫君子不苦
於鍊其惟有樂於達乎故有賤其身以貴之窮其心以
通之苦其志以樂之雖然鼓而籥之欲其疾消而融之
欲其徐防之欲其周而鍛之欲其孰故入而以賢父兄
鍊出而以嚴師友鍊晏安醜毒警吾心在順而以順鍊
困窮藥石堅吾志處逆而以逆鍊黜而惰慢去而險躁

張文定公環學堂卷之三

三

麓者化而精也弱者渝而剛也生者馴而熟也夫如是
奚爲而不達

吳生伯近字說

正德辛巳十月辛卯克俊吳先生冠其子遠將以十一
月巳巳醮之奠鴈焉遠字伯近冠之日先生實賓予故
其門人以字說請予世於伯近爲通家其伯父父兄皆
明經有德行進脩之序宜聞之孰矣予復何言哉雖然
伯近禮成三加且將有室焉成人而處人倫之始胡可
以弗重諸君之請蓋朋友相成之誼雖不敏胡可以辭
爲之說曰禮之在我未始有遠近也其寓於物接於身

而遠近殊焉勢也天地民物皆備於我舉六合而一事
弗能吾耻也彛倫日用尤切於身即閨闈而跬步或違
吾病也狂夫之志遠其遠也荒俗士之慮近其近也陋
墨子兼愛知遠而不知近也揚子為我知近而不知遠
也古之君子求諸近而遠者存焉吾嘗稽之矣易之上
經首乾坤言萬物之本乎陰陽也下經首咸恒言萬化
之基於夫婦也書之首篇堯將禪舜以天下也而曰觀
厥刑於二女則堯之所以協萬邦不有自也歟詩之周
南始關雎而終麟趾召南始鵲巢而終騶虞蓋夫婦之
道得則王者之瑞至而天地之和應矣古之君子求諸

近而遠者存焉固不易之道也而人情顧忽近而圖遠
亦庸有至焉者乎君子者於其所易忽而恒致謹焉是
故其涵養有素其經綸有端涵養有素則性日定經綸
有端則慮日審是故施之兄弟而友施之父母而順施
之朋友而信施之天下國家無不得其宜大之至於感
神祇微之至於格鳥獸皆於是焉始而孰謂近可忽乎
伯近茂於天資習於家訓望而知其為遠翫也邇者受
命於尊翁行冠婚之禮於久廢之日復先王之典振習
俗之陋其志豈不遠也傳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
人亦嘗求宜家之道乎南軒張子宋之醇儒也其告未

子猶曰居室之間非過於嚴即流於和學問如南軒奚容有此彼蓋於造端之地深求而屢省一毫未至則其心歎焉不自得其志於堯舜文王孔子之道乎堯舜文王孔子之道至遠而始於至近故孔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大也歟伯近趨庭之時試以予言質賢父兄亦以爲何如也

秦生思曾字說

無錫秦生思曾今巡撫湖廣都憲鳳山公之子也弘治壬子公方卒業太學而思曾生因名曰泮泮者古諸侯

張定環響集卷之三十六

五

饗射之宮水半遶之即今之學宮也及生之冠也公使董學政于河南僉憲白公士珍者公鄉友也即賓仝而字生曰思曾蓋泮水之詩固以爲曾侯頌也先王建國於天下莫不有學獨以曾言何居禮樂至周而大備而曾又秉禮之國也周公相成王監於夏殷制作之盛郁乎懋哉不可尚矣周衰幽厲興而禮樂墜曾周公之後也是故禮樂傳焉詩曰思樂泮水樂其有禮樂也孔子生於曾夢想周公歎曰吾從周孔子之道非周公之道與我

國家設學於天下天下士羣而育焉法古道而應當今

之求舍會其何適顧夫風氣日漓士惟利祿之徇方其
誦而習也其心固謂古之道無所用於今姑將以是媒
吾欲焉而會莫思其道之切於身也則其出而致用尚
安望其釋私念開誠心躬吐握之勤而徇國家之急卓
偉光明如古昔聖賢之爲乎我鳳山公以不世出之資
力志復古洛之人士霑化育而騰聲華加多乎疇昔今
以內臺重職撫於湖湘尤悉心于富教窮夜且疲精力
不敢暇豈惟湖湘賴之而文明天下方繫屬吾人之望
焉蓋公之志已見於命名之時而白公其徵諸在洛之

日矣思會遊郡庠承家學于茲有年予聞其人英敏而

張定鑾學集卷之三

六一

端慎見其文雄深而俊偉則固足以繩公芳躅而公之
覽揆不既致審於初度矣乎夫禮樂者陰陽之理天地
文明之德而感萃於吾身莊敬而端詳品序秩然禮也
適於物不拂其宜樂也舍則泯諸身用則施諸物昭當
世而垂無窮夫聖賢大教所望於後人正惟在此後之
人謂古道不可行置而不用弗思而已矣且士之脩於
芹泮固將以爲天下用况賢如思會者邪會之道具見
於今誦其詩讀其書反而求之性情文明之懿不在會
而在我有欲用之將於是不乎賴此固公之所爲教而思
會所嘗熟思焉者予何庸贅

惲生子進字說

憲副東麓惲公將冠其子泉賓予予字之曰子進告之
說曰夫泉至靜而動至實而虛其原遠而積深靜而動
故不禦實而虛故流而不盈原遠積深故其施無窮焉
夫不禦者勇也不盈者漸也深且遠者本也勇以出之
漸以行之本以達之是故天下之善進者莫如泉惲生
濱大江而居荆湖漢沔之間又其所從游焉也邇大川
而探其源可以知泉之善進矣岷嶓之間正出曰檻泉
垂出曰沃泉穴且及曰汎泉其未出也浸灌停畜不知
其幾千里也其出也汨汨焉其行也圉圉焉然後漚而

張文定公環壘臺集卷之三

七

為川沛而為河會而為湖放而為江為瀆又不知其幾
千里也而達於海人之生也冲漠為體不亦靜乎神明
為用不亦動乎方寸之地萬善內融不亦實而虛乎配
德於天不亦深且遠乎是故全天之性惟人形天之道
惟水語曰逝者如斯夫言水之進而不已猶天之不已
也失其性者氣勝則熾情勝則滯逐外則亡受物則蔽
夫儒者不可與有行也躁者不可與有成也徇於近者
不可與圖遠也苟若是雖日從事於學譬則築河堤障
屋溜將枯涸之無日其何進之有君子之學也強力而
遜志聲色臭味晏安之私得喪毀譽之變不足以移吾

心曰強彞倫事物禮樂之道曲究其方而誠以應之曰
遜強力故不倦遜志故德日積是以在邦必達在家必
達既其極也達之四海焉達之萬世焉是君子之善進
學也亦厚其本而已矣厚其本而天地之性復天地之
性復而進進無窮焉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
德果行勇也育德漸也崇其本之謂也君子之善進學
也其惟有法於泉乎惇生端且厚謙冲而明達其爲文
充暢而有思致命名之意固欲生不已於進也字而爲
之說盡其方也告以冠責其成也惇生其未受之哉生
對曰敢不承命遂書以歸

張安定公集卷之三

八

戴時化字說

戴君時化者其諸昆皆擢科第振聲於時次且及君君
在郡庠亦既有名矣君名贅時化字也蓋其尊翁秋官
先生所覽揆而厚望焉者時化不予鄙屬其宗人秉誠
先生求說於予而予爲序曰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
克念作聖夫性有常而念慮無恒人顧變化何如耳物
莫不有化鷹化鳩雀化蛤雉化蜃鷄化鷗田鼠化鴛非
化莫老耄化孩然未有大相遠者惟贅之在淵也網罟
得加焉緡餌得致焉幸而脫焉而沉滄波友蛭蠃未見
其貴也及其化而爲龍超然騰乎玄間轟風霆發日月

沸百川盪陵谷群植奮百恠伏鰲不亦善化矣哉人之
生也明動而晦息其異於虫魚者幾希然有人焉名聲
溢於華夷而天下莫不承其風謀猷發於朝堂而萬物
莫不被其澤鈞是人也而為龍為魚其異如此亦顧其
變化何如而變化之機在念不念之間何者人身至微
也其心之體至大也徇其微則微矣徇其大則大矣是
故君子求其所性者於天而絕其所徇者於人勝其氣
易其質革其習凡夫生於其微者汙而蕩滌焉滯而消
融焉及其至也惟吾心之欲為而道是由焉是人而天
者也人而天者去人而復其所以人夫是之謂善化雖
然人之生也少壯未幾而老耄隨之是故君子成已成
物必及其時焉蓋繫也以全其神而躍也不滯於其外
是以能隨時而弘化是以造化存乎我

于生子充字說

于生光亨字子充質美而勤脚吾友孫克昌克昌為之
以字說請予乃言曰世固有昧昧而居俵俵而趨者矣
非好惡與人殊內不足也易有之黃裳元吉美惟美積
於中斯文見於外矣中不足而求裕於外猶持漏卮而
求盈也且夫管井不可以澤人未滿之奇不可以施遠
漉潦注而先崩必燒下之墻也飄風暴雨至而先壞必

枵中之木也昔者晏嬰常為而不置卒顯齊君而梁丘
據歎其不可及甯越學十三歲不止而周威公師之是
故水積成川而蛟龍生焉土積成山而草木茂焉君子
之於學也取之遠近求之俛仰考之詩書詢之父兄朋
友僂勉以崇之優游以受之私而畜之慎而守之夫然
後見而人敬施而人悅導而人從闕於中而弗肆於外
未之有也故君子懋於學而已矣夫黼紱冕裳非一蠶
之絲也麗日之崇宮非一木之枝也良賈之肆萬取而
萬足非一方之賄也于生亦懋於學而已矣

周生仕瑚仕珮字說

張文定公集卷之七

十一

周貢士元晦字其仲氏之子仕瑚曰廷器仕珮曰廷和

其館甥朱世昭氏主塾於甬川子為之徵字說以贈甬

川子曰適用之謂器諸物之謂和器言才和言德也天

之賦才德也惟人莫良焉而人顧有弗適於用弗諧於

物者是自廢其才自戕其德者也自廢其才人亦必廢

之自戕其德人亦必戕之廢則窮戕則鹵於戲可不懼

耶君子懼夫廢於人也達其才懼夫戕於物也厚其德

才達則器德厚則和殷之六瑚薦粢明於宗廟質美而

文章燁焉器之善也珣璜瑤瑤比德君子而節其趨踰

協肆夏諧采齊和之至也故君子有弗器器必為瑚有

弗和和必爲珮堅慤存乎內而謀猷見於外資之深使
之固施之利夫是之謂令器去而慴淫消而忿悵孝於
親友於兄弟推而達之博施而兼濟夫是之謂至和是
故器有美惡爲其美和有大小務其大周生勉乎哉伯
父命之親友期之其亦充而才懋而德交脩昆弟之間
使爲世所重且愛也不亦休乎周生勉乎哉

陸淵伯字說

陸生名冲字淵伯問說於予淵之爲說予蓋難言之既
而曰非陸生誰其發予乃爲說曰淵水之深不可測者
也今夫類天之體全天之道天下蓋莫淵若矣是天一

之所生也形而不可膠也物而不可執也其諸近乎形
而上者耶黜乎無色淡乎無味泊乎無所爲靡靡乎日
下趨而不競謂之冲淡按之無弗入也探之無可極也
湛乎澄明而不見其或窒也謂之冲虛無微不徹無間
可隙渾渾乎達四海其若一謂之冲融堅者得之或以
柔疏者得之或以繆隨曲隨直隨博隨窄隨緩隨亟無
入而不適兼利萬物而不見其跡謂之冲和至哉其淵
之德乎予思贊至誠曰淵淵其淵贊至聖曰溥博淵泉
是其在天也爲無聲無臭在人也爲不顯篤恭是故君
子之學也始之乎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終之乎篤

恭而天下平體夫淵也體夫淵者體夫冲也淵冲而天下之理得矣不然嗜慾深天機淺雖施於兄弟妻子吾見其病也其能通天下之志而無間乎淵伯明睿而質直博學而謙虛其植本也深矣舉而措之吾見浩乎其沛然也夫惟不物之物然後能物天下之物行當於淵伯乎微焉作淵伯字說

陸甥宗仲字說

陸甥名滄始冠字惟翰邇由郡庠卒業于太學委禽於予遂館于邸舍其兄淵伯以書屬予請更字焉予按括地志水出嶓冢為沮為叢為沚為漢至均州為滄浪水

張文定公環學堂集卷之三十一

十一

故滄浪乃江漢之別名書曰江漢朝宗于海海亦曰滄海然則知所宗與見宗於天下皆滄也乃更其字曰宗仲而為之序曰語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然而人心不同如其面焉知見之殊意好之偏習尚之徂形色之眩聲氣之別萬不齊也是故馳騁而多歧者似能矯偽而閃儵者似智詆人以盲諛導利以聞親者似忠突樨脂膏先吾意為而將順之者似愛吾以為能而親之則困之罔也以為智而親之則盲之罔也以為忠而親之則欺之罔也以為愛而親之則害之門也專壹者應而不窮故至能若拙沈晦者慮而克審故大智若愚利歸

於人義歸於我道人之善攻我之不善故至忠難合直而不阿切而不媚惟其是不惟其從故至愛難親求能於拙則才日廣而意暢求智於愚則見日崇而德立求忠於所不易合則過不掩而福日滋求愛於所不易親則羽翼衆而功日懋是故小川必宗大川小德必宗大德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是之謂善擇其宗猶滄浪之宗於海也及其至也人亦將宗我矣亦猶滄海之爲百川宗也陸甥居京師二年重出入慎交游從其師表子宗正讀書講道盖業日加勤而德日加脩亦庶乎知所宗矣茲將別我而歸吾得無眷眷焉哉雖然陸氏之多賢固吾歎碩宗也吾何慮焉在慎取之而已矣

襍說

龍說

龍之異於物豈爲崢嶸嶄嶄頭角之殊哉奮於天水澤沸風霆轟嶽陸撼雲瀚勃群植欣百恠伏茲其頭角形狀之爲之乎然則雖不崢嶸嶄嶄其形吾見其異也蝦魚蛭蚓非龍之類與然皆以欲蠢其生龍陽之精也不囿於形是以能神其靈或曰夏有豢龍氏能制龍而食之夫龍之有欲形雖殊蝦蟇之與歸不然呼吸變化固

當為造物者為宗雖百豢龍孰得而制之

石泉說

今山東憲長王公家於石泉之上樂而玩之人踰石泉先生說者曰天下之可玩者莫如水泉水之出也出於石靜不滂也吾嘗觀之矣將以為氣也則既可見也以為形也而不可執也其諸形氣之間乎無為也而無不可為也其諸動靜之全乎物無不容而毫髮莫能遁融坤泮渙而利刃不能斷柔巽委和而悍夫不能禦坦夷虛寂而巧歷不能測其懿德之極乎澤物以為仁小大各充其量以為義漸而趨卑以為禮旁行而不括以為

張文定公環豐堂卷之三

十四

智是故善體道者亦觀諸泉而已矣智者樂之其惟有悟於道也夫

奕說

吾內弟沈子同持奕者圖謁予為之說予曰諾既而曰奕吾不知其為用也蓋奕秋名其智數而李愬無以掩其愚謝安不誤摧秦而費禕終以賈其釁或曰隱者之所好也然林逋偶諸肩穢或曰儒生弗為則陸九淵擬諸琴瑟夫心苟汨於事也則博塞以游與挾策讀書均足以亡羊夫苟不汨於物也則劉項輸贏不足屬念而况楸枰之上乎故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吾惟取其情

之適也若乃美無遺策動必攝人亦祇足以喻吾用耳
將謂無益乎而李泌取之甚悉將謂有用乎而先王之
六藝弗載孟軻曰小數仲尼曰猶賢乎已是故奕吾不
知其爲用也而亦不知其所始或曰堯作之丹朱受之
夫層象授時禦災憂民之日奚遑乎及此不然受堯之
道者非禹也歟寸陰猶惜肯費景於斯乎

味菜說

汪君廷臣業舉子弗售業遂蔬食充然若自得或譏其
儉君曰儉吾以養德也予一日造其廬指壘間菜圖以
示予志而予爲之說曰古哉汪君之知味乎夫人情處

張文定翁碧雲集卷之三

五

澹泊則約習醜厚則肆約則善心生肆則欲心熾善福之
基也欲泮之罔也古之君子培其基撤其罔列鼎在前
不敢忘藿食焉故能與天下同其福不然裘屨之耀甘
膾之飫率是道也存者其幾矣是故日食萬錢至無遺
育糠稷不贍而綿祚無窮焉天下之味薄者長醜者弗
遐也岐伯曰膏粱之變足生大疔老子曰五味令人口
爽荀卿子曰君子之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節大
而人之所患去矣昔閔仲林者食無菜周黨遺之生蔬
受而不食汪君之味菜視仲林則既侈矣易曰苦節不
可貞仲林之謂乎曰甘節吉其汪君之謂乎

何叔明氏之喪其母也暮而茹菜果禮也盧生鎮爲菜果圖以贈表之也表之也者世俗居喪不能皆合禮也而以風之云爾是故圖之作非舛明意也不然親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名焉而天下其孰能歸之圖之作非舛明意也

同野說

同野說

象山王子子長英敏有文好學不懈嘗讀易至同人于野而有感焉適自號曰同野而問說於甬川子吾觀王

子立朝朝士無遺議泰江藩江藩士民無遺色蓋庶直

張定錄

六一

強毅不以私交物推其志雖以同天下其可也甬川子雅重之爲之說曰地之夷曠而無險陂限隔者曰野同人手野大同也大同也者公無私也公無私則弘而不隘周而不比是故同人貴于野也雖然物各殊其生也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君子將惡乎同哉吾嘗觀諸天平雷以動之物畢奮風以散之物畢解雨以潤之物畢說日以暉之物畢達物不同性同雷風雨暘感而無不應公無私也雖然物性無鑿人性不能無鑿也是故私者多公者無幾也自其以私相與也雖同實異也君子則奚以同哉吾嘗稽諸人乎其爲不善也有所以陷溺之

者耳而其初則未或不善也曷明之以其好惡明之
予言性徵諸秉彜好德故言性者莫如孟子今夫人之
不善盜為甚盜亦有見孝子而邱之者有遇廉吏而悅
且敬之者秉彜好德盜且不昧焉人之性其誰曰不善
性無不善則人無不同矣吾獨曷為乎支離其心蝨局
其形軀眈眈一隅示小於天下為哉且易離交乾曰同
人離明也乾健也君子文明以照之剛健以執之志以
道寧言以道接貨色不以交諛佞不能惑不立町畦不
施畛域近而不昵遠而不遺蕩蕩乎天下猶一家也物
我猶一體也蓋得乎人性之同而極乎人情之好由是
以同天下而天下其孰能遺之雖然有好有惡有予有
奪有取有舍有生有殺夫亦革其不同以歸于同譬若
風雷雨暘栽培傾覆罔非生道而物自莫之違耳夫
如是豈惟生而並世者與我同也前乎百世之上後乎
百世之下將誰貳我同人于宗宗亦或離之同人于野
弭亘天地而莫吾貳然則同人于野其諸同人于天乎

酸齋說

酸之為味淡泊節縮乃儒家正味故世有儒酸之說瀟
溪先生不改儒酸之句所謂不變塞焉者非邪夫人於
一切世味淡泊節縮則欲寡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聖

可學固先生之意也傳曰道形而上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極太極之說蓋出乎此人心一有所欲則與道爲二矣况其欲之多邪先生十三世孫博士君以酸名齋其志豈可量也嗟夫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業儒術者尚深味之

解

雨疇圖解

梁大用氏游郡膠有名志且在澤物嘗得吉夢爲霖之兆既彰矣寤而色喜以雨疇自彌俾善畫者繪以待徵或曰昔者霖雨在傳說高宗夢而圖焉訪之傳巖而置張文定公環翠堂集卷之三十一

六

諸左右未聞自爲之夢而圖之也甬川子曰不然君臣之相求一也氣作徵物固有動而之上亦有動而之下動而之上審其形動而之下審其德形不必皆說也德不可以不說德不說澤不溥且夫夢感有六而徵應無恒人事脩夢固有所弗待

今天子盛德下睨商宗德果說庸知帝賚之符不錫於九重夢相之間乎夫如是審象旁求之日執斯圖爲左契其可也是故無惡於作也

考

禹產茂州考

按帝王世紀禹生石紐邑元和志石紐村禹所生處其地今名劄兒畔華陽國志夷人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過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酈道元云廣柔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郡人以禹六月六日生是日熏修禋享歲以爲常今按石紐鄉在汶川縣境禹廟在茂州東門內蓋蜀國傳自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嚳封其支庶於蜀斯禹之所自生也而或者以茂州爲冉龐地絕不通中國剃髮披毳蠢然若禽獸乃謂大禹生於此州豈有此理哉今按黃帝生昌意已娶蜀山氏女則蜀之通中國尚矣書稱岷山導江太史公以岷作汶汶山固

張文定公集卷之三十一

十九

茂州地禹施功之所始也安在其不通中國耶且不獨禹產之陋也荆楚吳越之間在春秋時未知冠纓當時賢傑之產其地者何限也而况洪荒之世乎其在上古通天下皆草衣而木食蠢然若禽獸而羲農之神聖出焉夫剃髮披毳何害於生禹且禹繇之子也惡父猶生聖子曾謂惡俗而不產聖人乎或者又謂巴縣有塗山而當塗壽州會稽皆有塗山未足爲據夫聖賢人所敬慕好事者之附會固不能無而終不得以贗而疑真也如舜生於諸馮其歷山百官山在唐晉之墟而關洛會稽之間亦皆有之詎可因是而謂瀋汭非舜室蒲坂非

舜都斗考之他書未有別言禹生其都某邑者其曰禹
產汶山之石紐則譙周陳壽皇甫謐亦云而漢史亦載
仲尼產東曾大禹出西羗其有所受之矣

二曰議

虞置經費議

虞置經費議

虞置經費議

切照國本惟民民資惟食普富文忠公使虜之功與日
月爭輝而敵然不自滿及活青州饑民數十萬則每
自言曰過於徐中書三十四考蓋重民生而急荒政如
此湖廣地方素號薄瘠逆瑾用事之後官吏並緣侵剋
而民困益甚今又連年水潦十室不止九空入冬以來

張文定公象璠嘗卷之六

二

積雪凝寒饑殍相望民生艱阨莫甚今日賑濟之舉政
務莫先今將合行事宜理合開坐關報煩爲轉達施行
一曰賑濟宜急蓋湖廣鄉民大率草屋儵然旁無四隣
空乏之時無從假貸民既絕粒不數日死矣是不可緩
一也湖廣地里廣遠由鄉邨入州縣或數百里方春土
膏將作稍遲則東作有妨是不可緩二也

二曰給散宜併蓋地里既遠鄉村之民裹糧來濟故以
數月所給併散一時則民居遠者勞費之與所得僅足
相當若月一給之則不償所失矣或曰愚民不知檢制
朝得暮盡不宜併散夫朝得暮盡者弊民也弊民必日

給之而後可月給之亦未見其爲益而良民且受困矣
是固不可以獎民之故妨良民也

三曰便法以利民蓋賑濟之法勢不能詳富勢之請求
吏胥之賣法嚴明如包孝肅賢達如杜祁公未免受其
欺給今除一應稅糧已蒙蠲免外其王府祿米及軍士
月糧不可停止者扣筭其縣若干即將賑濟銀兩照數
支給免其徵催而因以爲賑濟之數則上無督責之勞
而民得以坐受實惠法之甚便者也

四曰興利以救民饑歲興工希文舊法但吳杭地窄民
稠就役之民出門得利故此法可行今若以凝寒之日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十三

世一

役民於數百里外而守令之賢又未必如希文則未知
其可行與否爲今之計莫若擇委廡幹官負踏看某圩
院該修築若干丈合用人夫若干工每一院中擇委田
地最多富而有力者數人責令召集本院之民併力修
築田多食充者自備工食田少乏食者每人日給米一
升五合則貧者利於得食富者利於得田人情樂趨而
爲利亦無窮矣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十三

題跋

恭題

太祖高皇帝命符

國初授官給符識以半璽給由入覲則合焉以考其績乃古輯瑞之遺制此符乃湖廣左布政使臣張真受諸高廟者也真五世孫瑞州府太守臣淮以示臣邦奇臣邦奇謹拜手稽首而題其後曰

太祖之舉義也臣真實首從焉至洪武十八年真以錦衣衛鎮撫致仕其子襲職既五年矣一日召其子謂曰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十四

乙

爾父尚在明日當來見家甚恐比廷見則錫以茲符蓋真從

聖祖周旋日久其才猷德性固有足任屏翰者不然

聖祖聰明神武愛重官職又起自民間加意牧民之司詎肯以數千里大藩無故而加一老鎮撫哉且符命有曰情意交孚所以誠之至也則當時君臣相與之情可以想見宜乎百六十年以來人心嚮固

皇圖莫安如一日然者臣淮以進士爲南京戶部郎中

被

今天子簡命爲瑞州守器藝功業闡未可量夫以橋山

之弓曲阜之履能世守之亦云難矣况將丕隆先人之
休烈乎書曰籲俊尊上帝傳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敢以爲

聖祖頌詩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又曰虎拜稽首對揚
王休作召公考又以爲臣准頌云

恭題

三朝恩命錄

今大理寺卿臣湯其手輯其所奉

三朝恩命爲錄既成示臣邦奇曰予自

孝宗皇帝御極之九年承

張文定公環翠亭集卷之四

廷對登進士第迨茲二十有九年矣歷官任十有二而

所領

制勅誥命凡二十有五每思

列聖任用褒錫之恩有不勝其感激者茲錄以識不忘

且以示吾子孫俾世守焉爾臣邦奇伏而觀之蓋所謂

任用之制或兼及或專委事有繁約而責任之意同然

而勳勞之績著矣所謂褒錫之典或推及於再世或三

世

恩有隆殺而崇報之意同然而孝義之德彰矣嘗竊聞

之先臣蹇義在

仁廟時以少師吏部尚書祓

忠貞圖書及爾書畫之賜當時爭傳以爲曠古盛事而大學士楊士奇謂其和厚質實歷事

列聖練達而寬裕巋然

國家老成人實無忝於是湯公德度猷畧與襄適類而皇上眷求忠賢亦惟

祖宗是憲是以撫貴政成有全蜀之徙撫蜀頌興有廷尉之陟蓋駸駸乎柄用矣德業聞望趾美前哲任用褒錫有加而無已嗣是而錄焉者詎可量耶

累朝明良之會後先輝映將百世爭傳以爲盛事豈獨張定叟輩集卷之四
湯氏子孫之榮哉

恭題惲氏

敕命碑陰

三代而下仕者多崛起白屋考其故必其先世隱德蘊崇日久篤生子孫英偉不倫而又誨育有道故能晉膺簡用揚聲烈於時以光大厥家我

朝於臣子自一命以上皆地恩厥父母生封沒贈蓋緣人情承天命以翼勵天下湖廣按察司副使臣惲魏以進士授戶部主事適

朝廷上兩宮徽號推恩庶幾乃

贈厥考臣肇如其官階承德郎妣謝氏繼妣陳氏皆
贈安人錫之救命臣邦奇奉命提學湖南時與臣魏同
官於所謂世德嘗竊聞之蓋惲氏常之碩宗漢宋間有
顯者自肇以上弗耀十世矣然有隱德肇孝友天至而
恢豁洞直鄉之善者懷其仁不善者服其義訓魏先行
實後文藝其所敦尚雅不與時俗類晚復以義冠帶厥
配謝既陳皆慈和有制勤儉貞淋實贊義方以成厥子
故魏敷歷中外幾二十年官憲臺秩四品文章事業蔚
然爲時所推重可謂不負

君與親矣既謝事掃厥先隴於孤塵之麓出所藏

張定環豐臺集卷十四

四

救命三道刻之窆碑立於墓前又可見其忠孝拳拳之
心惲氏子孫仰而瞻之知先世所以被寵者不偶庶幾
末勵而欽承之嘉靖改元九月十日前史官臣張邦奇
拜手稽首謹書

張太夫人遺墨卷引

此王氏家藏不貲之珍也嘗觀天下之至顯發於其所
至幽木之根土封之水之源山包之人自其一身而言
心至隱也然心端則身正自其一家而言閨棧之內至
深也然閨棧正則家齊文王繇易家人曰利女貞自三
言之外無說焉要其本也慈谿稱宗族之盛先王氏予

生晚不知所由國子學正科嘗游子門惟見其賢且
文克世其家聲也而心愛重之一日出其高祖妣張太
夫人手書一卷示予蓋其子尚書公昆弟仕京師時所
寓以致規訓者也當其時太夫人年且耄矣而筆書楷
正言意懇惻持身節性處僚友事

主上之道動合古典乃始知王氏之盛且久也其來有
自記曰母沒而杯棬不能飲蓋婦主中饋所用詒後人
者杯棬焉耳焉有通經史悉義理垂家訓于世世如太
夫人者哉是卷也使其來裔之寶護皆國學君若也遠
邇而深思之則固當世世弗替以引于無窮雖烏跖之
張定寰望溪集卷十四

五

弓曲阜之履曾奚足珍也

政勇退詩後

勇退詩一帙京師人士以爲松亭胡君作也松亭遊京
師幾廿年棲遲偃蹇鬱鬱不稱意既其得官蓋踰年於
此耳而遽以去誠哉勇矣夫爵祿以爲榮固後世之恒
態今松亭蓋舍是以去而人共賢之賢之而不已又稱
嘆之稱嘆之不已又詠歌之吾誠未見夫榮之在彼也
夫苟知榮之不在彼則於進退將誰勇之難是詩其惡
可少哉

政友石詩卷後

丙寅之歲松浦王先生訪予京邸恒言友石公酷嗜詩歌恨無以償之者既得群士作則甚喜手輯成卷以歸爲炙雋之獻越六年予南還拜先生嚮所謂石與詩固在而公不可復見矣悲夫雖然公之遺世之情先生之養志之孝咸於是卷乎見其昇視之哉

王憲長詩冊後

海山王公由四川憲副權撫憲於湖南是詩蓋大夫士之在蜀者相與榮其行惜其別嘆其賢而樂其登用者也始公忤權奸得竒禍朝之士扼腕而憤恚者無間親疎遠近及今登進日嚮用而人情又樂之如此公寧有所私於人乎哉

張定鑲豐臺卷之十四

六

改雙湖稿後

雙湖謝子文稿若干篇予讀之累日不釋手順而有則溫而雅蓋秉其所獨見而一瀉於辭紆徐而不迫可謂工於文矣吁作文難知文亦不易也今之爲文者好竒恠則字失職枯槁而滅裂尚平正則萎靡繁蕪讀之使人厭且倦譬之人風骨峭露其血脉澁而不行斷而不屬與豐腴其膚脂筋柔骨脆氣索而不足以勝之者皆病也讀雙湖之文雖使予未見其人如將識之

改平原紀會卷後

今憲副東麓惲先生始以戶曹督儲於平原士大夫過者致而飲之相與倡和以紀會詩至盈鉅卷珠璣珍璧璀璨奪目人材之盛先生之好士具見之矣昔者平原君好士食客至千人而不能識一毛遂至使請處囊中乃克自見先生之志其諸以是卷爲囊也歟而士之英鋒固已大見使得柄國政將必有所爲焉豈特區區在題詠間哉

跋不自棄說後

右文公先生不自棄說凡六百三十言其言懇惻諄至讀之使人汗出滿把雖甚選懷萎弱之資亦自惕然思奮若或驅策之者今夫人有物焉直一文以上皆知愛惜不忍棄至其身之不貲乃甘自棄而莫之惜焉何哉意者其未讀此也夫固宜列之

跋勸兄弟和賦

少師楊文正公在

太宗時預典機務謂先王以孝治天下而父母其順由於兄弟既翕然人兄弟勢近則相狎跡均則相猶相狎則小故必發而不思恐相猶則小怨必畜而不相下遂或至爲路人爲仇讐豈不悲也乃作勸兄弟和賦凡若干言其所以敦風化以固我

國脉皆原於此今鏤版在岷府蓋

王意欲久傳以風末俗乙亥之歲奉

命視學於湖南王以謂職專風教特命使頒賜一帙予讀之爲之三復麟趾

跋忠孝福壽字

岷王殿下天性英濟留心翰墨嘗書福壽忠孝四字以爲世勸今觀所書側勒勞趨策掠咏磔皆今古書法而結構之妙運筆之精尤工於書者所不能及然爲臣子必忠孝然後可以享福壽此則賢王之本意不獨在於書法之工耳

張彥鑲畫卷之四

八

跋麟鳳龜龍字

此四字凡有可寶者三麟鳳龜龍其物可寶字之點畫形製如之則字亦可寶然古謂作字必窮而後工王富貴極人臣而書法若此非天性固異哉是又可寶也

跋東垣用藥指掌

往歲讀先儒書至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惕然欲究醫道蓄其書頗多自素問難經以下無慮數十百種及官翰林觀中秘所藏聖賢經傳子史百家又極繁博皆書之大且要者不可以不讀而醫非專門則勢不能精且子夏曰致遠恐泥若有所不屑焉者意謂但得領其要

畧不爲庸醫所給亦庶乎其可耳後得一書曰東垣指掌珍珠囊者簡要明白時置左右愛之不啻若珍珠然每欲刻此書以便儒者及官湖廣見岷府已嘗梓行因敬嘆澤物之仁云

政俞一中風木卷

俞君一中舉進士官京曹享有常祿悲其親不迨也縉紳之士爲之聲其悲詩凡若干首於戲脩短異數同歸於盡悲歡異情同歸於孝孝也者壽其親以不盡者邪然則俞君之悲其可以少紓矣

政河風後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十四

九

李翱作幽懷賦薄嘆老嗟卑之士而以行道猶非與世之不見盛治爲憂歐陽公深喜之以爲過於韓愈歐公文人也顧所取若此可謂善論文矣河風之作也孟君始爲汶上令耳孟君才高而節著其擯以直言偃蹇弗振者數歲顧其於道爲得也雖卑豈足爲孟君惜哉河風之怨蓋亦憂世之志非嘆老嗟卑者類也

政楚吟章句後

邦奇束髮與汝成先生遊談論或至竟夕情興逸發往往瞬息萬古或濫及六合之外至於無始之始無終之終皆得而言之且自謂自康節後未有及此先生巡湖

北道今四年予幸同官一方僅得再會於武陵成寅仲冬同舟過德山因以此卷示予且亟稱其所謂萬古在吾前有酒豈猶從去者予謂無此宵襟則不足與遊區區徇目前駿譽得喪相去僅刀錐然而輒以休其中者其人品大小高下何如也因謾識其末

跋且且翁錄後

此吾宗村父遊吳淞時所裒集者號以且且示已志也孔子言君子無所苟及公子荆苟於居室則以爲善程子有言今人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蓋人心無二用理欲不並行不能且且於外未有不

張文定公環堵叢卷之十四

十一

苟於內者也且且翁抱業不售蔬食布衣冲焉不以爲累隨其所寓曰且爾且爾而世俗人自衣服輿馬宮室器用之屬動求盡美少未愜意皇皇焉竭心思廢食寢爲之而不知此心已淪湮枯喪矣禽獸草木伍矣夫其身心與禽獸草木伍雖有服食器用將焉用之於乎此其視吾且且翁者何如也

跋顧發齋奏草

今湖南僉憲顧發齋往歲在諫垣好言時政奏草若干卷多中肯綮其文古雅道勁累千百言無一長語予與公同郡始聞公善屬文好直諫既十餘年偕仕於湖南

官相聯伍相次又三年矣湖湘地理廣邈巡歷在外馳
嶺坂校案牘經年無休期比相見歲不能數日惟見公
行不苟隨事有裁制心益敬且好焉而於素所蓄積則
未之詳扣以爲歉今年秋公將拜表於京師促裝間予
始得其奏草讀之何其晚也因歎而書諸後

跋壁舟詠梅詩後

予嘗序野舟先生咏梅律詩已歎其精且富後數年又
得其五七言絕各若干首滋味溢發風韻益清以遠嗟
夫人生天地間正如羣卉雜陳萬吐萬滅瘵傷摧剝徒
費造化之技者何限也和靖乃今以梅特聞何哉彼

張文定公鑿壁畫卷之二

十一

其孤標秀發於蕭條落寞之鄉夫人爲之改觀宜乎其
名之遠也而和靖在當時咏梅之作不聞其多若此豈
其以不盡之蘊俟後人也乎壁舟半標如玉心神若水
雪儵然埃壒之外昇鼎之劑弗獲少試茹諸胸中欲悶
不可隨其興寄而宣揚齒頰之間宜乎其愈多而不厭
也使逋翁可作試以諷之西湖之上固當依然解頰豈
必妻梅子鶴然後爲超俗哉

記瑞室卷後

四明在海壖前代兵燹鮮及故舊族居多然莫如薛氏
者持國翁築室張邨回祿再空其隣而薛室獨完詎可

謂天無知哉自樓宣獻公爲題此卷相傳十餘葉歷數百禩而文人墨客迭染而新之則薛之代有人可知瑞又豈虛作也知天道者能如萬竹高公之說爲曲突徙薪之計使吾心之廣居無焚焉則可以大庇天下豈獨區區一室之瑞也哉四明固文獻地舊家卷帙往往足觀予於此卷特以其載前輩名公之作發天命人心之微有裨於世教者不小也而尤珍惜之

跋虞母楊氏輓詩後

喪禮之廢久矣春哻時祥而歌者仲尼已不深罪子夏之賢猶不免跂而及况世降至今日哉吾鄉瘦齋虞先生謹喪其母孺人楊氏歲逾二紀年且及耄矣而衰經不去身毀瘠如初喪時雖天性特異亦本其母孺人之德也故書諸此

跋西疇先生輓冊後

於乎我西疇公之沒在成化辛丑一時鄞文章家皆有輓詩公之平生愛重於鄉邦觀是冊可知而四明之多才亦於是乎可以槩見然邦音竊聞我大父東臯先生每於金太僕公所爲蒲城風雨見無期之句在加嗟賞蓋大父天資絕倫精於詩律不輕許可故與公娛情泉石而忘其身之困者乃有所自得焉耳大父爲文祭公

有云三月衰麻豈足盡子婿之報而一枝清菊聊以
先生之觴公之族子士平先生至落手足猶誦言之不
已豈非聲氣之孚感者深邪公沒今四十年其孫曾猶
能嗣其書香弗絕也大父序履齋先生遺稿所謂積之
昌而道之長今日不愈有徵邪謹識冊末使覽者得以
稽世誼焉

書橐雛記後

唐君盧佐知鄒城時橐中有鷄卵不伏而雛記其事遺
予人咸以爲異予曰常也唐君以區區之邑抗數十萬
勅寇寇屢犯輒創以退既竭力以衛民又從而抑搔之
張文定公環翠在卷之四

十三

其孚化之勤豈特若伏雌然哉天地間有氣化有形化
然氣之於形非二也君與其民交相愛而和氣生是形
感氣和氣既生則薰蒸透徹無所不云而鸞卵之卵若
有孚化之者而雛焉是氣感形形感氣者感也氣感形
者應也感應者理之常也烏得爲異哉

讀南軒先生集

始吾讀程氏書知程氏之言非有出於六經古聖賢書
之外然吾於六經古聖賢之言益信知人之所以爲人
天之所以爲天也及讀南軒先生書則知南軒固得程
氏之宗旨者其氣和而平其語純而至其於事天感人

必反之誠意譬之水程夫子猶海也若南軒其河流乎
雖大小不同然知朝宗乎海矣極其趨其有不同歸邪
讀法言
楊子少好賤已而寤之曰壯夫不爲也於是乎譏法言
法言亦賦也而已矣蹇淺其意藻琢其詞或曰楊子之
慮在後世曰聖賢之慮後世也以其道楊子之慮後世
也以其名藻琢其詞不亦宜乎

讀至孝篇

楊雄其知漢氏之復興乎知王莽之將戮乎觀於孝至
之篇可見矣或曰曷為其不去莽也曰惡如莽懟孰甚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五
一四一

焉當其時雖得而食之不厭也而尚奚諷爲雄之不能
去莽也剛有由矣曰不猶愈乎劉歆乎曰惡在其愈也
居亂邦事逆賊偷以全身而猶說於人曰吾嘗刺之矣
是奸人之雄也誅之首也

政春塘詠別卷

予閱傳記多矣父子兄弟名跡輝映鮮有如陸氏感者
閱詩文卷冊亦多矣連篇累什實若春華亦鮮有如此
卷佳者念違館閣十餘年卷中諸公自三數人外未有
識者而文詞之美使人神會為是把翫不能釋手夫事
出於樂爲不期而集文出於樂爲不期而工若安慶君

父子昆仲其誰不樂道者耶以善道者道所樂道宜乎其愈工也

題文與可畫竹

文與可墨竹在當時已不易得蓋古人於藝意得則歛而不欲為是故其為之也而神動天隨可望不可及與可得所遺畫縮曰吾將以為襪正如宋元君畫史受揖不大解衣盤礴贏則其畫安可易得况越代之下耶然此老風神氣格在天地間常自凜凜此竹手墨尚新益使人瞻想如見不必突奧地引舌至眉間然後為挹其精爽也

張文定公鑒賞畫卷跋

五

政何孺人輓詩冊後

何孺人 氏子外王母母也沒有輓詩一卷其子楚源先生携至海陵官舍喪於回祿今先生族孫煒於書櫃中檢得輓詩序一篇蓋楊鏡川先生所作其弟碧川先生所書也二公俱以文章行誼推重一時此雖其少作然不可不存之也

政野逸詩卷

何平甫翁彌墅逸當時士大夫宣揚以詩凡數十首成化間水災致有斷缺然錄本固在翁四世孫煒字升明者裝綴成卷以圖久遠翁可謂有後矣予往往於名門

仕族得詩文卷讀之纔三數篇輒不免魚目混珠之歎
或展卷至尾了無可取詩文固難事哉此卷距今僅百
數十年而長篇短章無一可訾者人謂古今人不相及
豈不愈信而野逸翁擇交之精亦因可知也

題聯句詩後

子官京師主雲壑蔣子官湖南從東麓惲子後古菴毛
子者嘗數會于京師繼會于湖南於子皆厚友也而數
年以來闊別千里相思之懷時時見吟詠間而莫遂相
見之願茲子將入蜀道晉陵訪三子之廬七月己丑集
燕于東麓明日庚寅又集燕於雲壑酒酣將別取紙筆
張定念環壘集卷之四

張定念環壘集卷之四

六

文溪別業卷後

戴師初一文學掾耳松雪在當時名位通顯乃爲之手
書其文前輩風度蓋如此卷中諸老去古不二百年而
遺文璀璨如驪目瓊英不可復得吾不識暢和尚作何
狀乃能致此吾所識者昂師賢師其遠矣爾然皆慧而
有文宜乎此卷之猶在也

跋童逸菴輓章後

建溪童翁士友者莊方好禮褒然一鄉老成人昔予大
父東臯先生廉潔有文少許可獨雅重翁翁今壽過八
旬而言動愈餒吾家辱往來凡三世而情好益敦翁真
有德士哉九子巡宰君名坤者歷官滿數考田廬無所
增益陳半湖先生清儉切直善臧否每見簠簋不飾者
輒肆詆詈雖勢宦不少回容焉而獨亟稱君以謂蠲素
之風足以爲世俗檢律也乃今覽是冊則知逸菴公及
孺人戴氏所以治身及家者表表蓋如此生賢子孫夫
豈偶然觀者當自識之

題東坡手書馬券後

張定齋龍鶴齋卷之四

七

東坡以君所賜馬贈李方林爲立此券馬亡券爲無用
物矣况自元祐到今幾五百年世豈有五百年馬耶以
空券爲千古所珍蓋書契以來之所未有

跋方輿襍詠後

畸人張子從揚州來携此詩示予乃六溪周翁作者六
溪距吾家不二十里吾家食數年曾不及相聞乃今見
其詩金陵心竊恠焉豈天下事近則常易忽耶不然則
子輦也不然則翁之自晦之過也不然鄉井之內有若
人若詩老而不及相聞而况欲繫天下士於大山長谷
之間乎畸人笑而不言予爲之憮然久之

書石鼓書院歌後

予在正德間辭館職提學湖南與諸生游石鼓書院作此既而歸隱四明之麓而蒿者李侯適來守郡間出卷示予乃解學士先生手蹟蓋衡人彭均者將脩石鼓書院士大夫爲之詩而解序之也然當時所謂詩者今不一存矣因書此于卷後

解公在
跋解學士所書石鼓書院詩序後

文廟時嘗受命許大臣十人首許黃公福其餘自蹇夏以下互有短長無不切當及諫征交趾寵漢府皆直言

張文定公環翠堂集卷之十一

六

無忌可謂得近臣之體而顧掩于詞翰之美雖然使非其人之可重詞翰亦未必傳也

題野舟味雪後

野舟翁詠梅詩既數百篇猶有餘興及於詠雪又積至百數十篇可以知其入矣雖然昔人詠雪以數言名千古乃知文詞貴精不貴多不然則如韓信用丘多多益善野舟殆亦是類非耶

跋董山集

董山先生詩集李侯川父既加丹鉛銓次精矣然其大旨所歸有不容以字標句摘者蓋先生致用在

孝廟時謝政而歸在逆瑾之年此集作於謝事後者居多感時觸事往往發其憂

君懷國之心褒忠刺奸監往懲來精詳剴切真昔人所謂詩史者可以傳矣載觀今日風俗非昔學者聚談歎艷以科第官職作第一事志識如此措之事業豈得光明峻偉崇

君父脆民生泐鄉邦而垂後人法也先生既輯正學類編述四明文獻誌以深致風勵嘉惠來學而見諸詩歌尤復拳拳其在今日真對病之良劑視忠州別駕所著方書淺深不較異耶且以弱冠舉高第官至列卿不爲卑且小矣其詠金雞野却云試看慶曆淳熙傳不在倫魁將相科後生輩須三復此語

政萬氏家書後

參將萬民望先生以手卷示予乃其先世揮使公諱武者從征交趾時所作家書寄其母泐人者也傳之蓋百餘年矣予每見人作家書封秘如恐其不固未有傳布於人人而爲賢士大夫之所贊歎詠歌如此書者也夫履乎患難而無或改於平居告諸室人而可以聞於疎逃出於草次不戒之時而足以式乎後世非積實堅定其孰能之萬氏以忠義潔脩爲四明冠族舊矣而其先

世之所樹立倡厲者乃如此立範垂訓其可以聲音
貌爲哉今讀其書雖殊方異族猶必惻然而悲奮然作
其爲善之心焉矧爲子若孫者讀之宜如何動也且方
其間關瘡厲之鄉形單而資匱而家山萬里老幼箠斃
無滄隨一宿之儲此其於人世何如也而倉卒逆旅所
以寄諸其母妻弟妹者夫暇爲矯強掩飾也乎哉而懇
懇惻惻焉惟孝愛廉節是厲務其所當急而戒禁其所
不得爲立身之義閑家之方阡九死不少變嗚呼萬氏
之昌其元氣不在茲耶是可傳也

書西峰趙公遺墨後

張文定公環翠堂卷之十四

北

嗚呼此西峯趙公手墨也公歷事

三朝垂四十年近自幾甸遠及邊陲所至皆留威德及
爲太司空當

明天子中興大備制作公於時經紀有法上有以稱
明天子之意而下不至爲生民困也斯亦難矣名實著
於歷政之時而薦剡交騰於去位之後身既老矣而朝
議推之

詔旨起之吾不知何以致此也今其子易厓以公手墨
示予則知公平生爲國爲民之心若是其誠且切也而
公之所以克濟事功以咸爲天下重固於是乎在嗟乎

民有四馬而士獨異者爲其爲天下而無所私也苟
而望穫以爲心則猶夫農也廩餼以爲念則猶夫工也
利市三倍以爲營則猶夫商賈也若公固無病乎爲士
矣易屋濡染於家庭日久又於其手澤焉而珍惜如此
於以爲政乎吾明非明人之慶也乎乃三復是卷拜手
而書其末

書宋黃公度僉判告後

少村黃太史持宋紹興間告一通示予蓋其十世祖知
稼公紹興戊午及第會秦檜擅權以直道見忌官止者
功郎中弗獲大顯此告則其授僉判時所得者也宋有
張定鑲登第登士

廿一

天下三百年所給告身何限也異代之下獨傳一僉判
告豈以其官哉今觀告中列檜銜名者再檜位秩權寵
傾動當時然身未及沒而異孽已據于舍受詆詈含羞
辱以死毛髮骸骨腐朽且不暇况存其餘邪而公之後
人乃愈久益盛使四百年舊物得於今日見之見而無
不咨嗟珍惜如拱璧然者公豈有期於今之人也大凡
先賢名迹愈久則愈珍蓋不惟其子孫珍之天下人皆
珍之不賢者雖有遺迹不惟天下棄之其子孫亦自棄
之少村太史方以文章器識望於詞林固將振公之遺
烈未艾也茲告之傳庸有既也哉因書而歸之

跋整菴遺周苒厓少參詩後

邦奇以弘治甲子辭吾師整菴公於南雍迨今三十有八年矣每讀公因知記及所示手書猶若君友成均日也苒厓周子秉憲江右嘗親接公此詩則公和答苒厓之作公時年七十餘矣而格律精嚴字畫楷勁蓋涵養完厚其徵驗乃如此然公平生清方介特壁大萬仞自非學術治行有足以歆乎其中也而欲其一許可焉得乎哉今獨於苒厓致親敬若是苒厓其何以得之

跋還金傳

予讀還金傳見葉母之廉不踰介慈不侵物誠不欺隱

張文定公環堂集卷之十八

十一

賢哉母也且天下何物何我人者歸乎人我者安乎我而天下定矣不然有我之私橫乎中不化也而踰焉而侵焉而欺焉則天下惡得無事若葉母者廉以軌物誠以風遠慈以昌後一事而三善備焉雖欲無為傳也得乎哉

題范文正公手帖

文正公兩手帖為置義田初不為子孫計其子孫越五百年猶珍襲之人或汲汲焉求田問舍以貽其子孫不一再傳舉而委之他人之手曾無靳色不知貽謀之善不善當焉所擇耶自古墨帖佳者不少以宋言之蘇子

瞻墨帖滿天下予於眉州洛城詢其子孫無在者范公墨妙不減蘇公而鍾慶之長非蘇氏所及彼以藝焉而已者可以鑒矣今夫人見公之子孫未有不懽然加敬况能慎守其遺蹟者耶公爲此帖時何必經意及其末光後人雖膏田千頃曾何足云

跋襄義錄

予在太學見馬生驥與其二子承學承業皆循循雅飭而文詞燁然心特嘉之一日驥侍予太學之東廂出一編所謂襄義錄者錄其尊人遺安翁之行也予覽之竟謂諸生曰即此一編六經十九史大要亦皆在此夫閨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十四

三

闕之中幽隱之地五常百行咸是焉基翁鰥居方強之年迨老弗更娶侍婢及笄猶處子也亦卒以歸其父母豈不仁厚篤實君子人哉夫修於人之所不見謂之陰德有陰德者天必昌之經言其理史載其事自古及今未之有變也生賢子孫如馬翁者豈不徵天道哉知者覽此可以洞視千古

跋周侯廟祝詩卷後

吾少讀晉書服周侯之勇於義也天下之害去其在物者恒易去其在已者恒難若周侯蓋古今一人而已侯廟食千餘歲威靈赫赫如平生視今之爲民患比諸虢

虎長蛟奚啻也而侯曾不一殲之何也聊以質侯之廟祝

題愛蓮圖

安陸有萬生者嘗爲予道先正之言曰朱子贊濂溪所謂風月無邊即易之遠不禦庭草交翠即邇觀正予曰似矣而猶未也生未達予復曰以遠不禦邇觀正語孔子則盡之矣以風月無邊庭草交翠語孔子其無乃未類也乎生默然蓋濂溪固有道者然未脫高士氣象孔子之道浩浩其天不可得而摹擬也若濂溪愛蓮則正以其氣象之似其情蓋尤有托焉而未免乎有迹矣吾弟忠甫沉默而通理近道者也手一扇有愛蓮圖聊以是識而歸之謂予言不信者其勿以知道許焉

張大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十四

廿四

與李川甫諸詩卷跋後

前輩嘗言樂居京師爲得親海內士信然然海內士知吾嵩渚先生豈可多得何意乃從江漢之間四明之麓得久親炙邪固知無伯牙之操然幸鍾期在前不敢不強顏耳

書尋親錄後

予提學湖南時嘗嘉揚孝子之志移文獎勵乃今會孝子京師則已爲國子學錄蓋

朝廷破常格官之風教之地使天下士見其人傳其事
想聞其風聲而油然動天性之真焉不必耳提家喻而
後謂之教也及得其尋親錄觀之則昔之文移具在而
名卿鉅儒薦揚咏歌如出一口蓋孝子之事與朱壽昌
類而其訪求之難會遇之奇則又有甚焉是真足以歆
人情而風天下也然予離湖南十有六年追思曩昔恍
然若夢中事今且奉孝慈間關數千里以至於斯祿養
雖榮而所以勞頓其親者亦既甚矣復不自知視孝子
何如也三復是錄爲之憮然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十四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十五

像贊

大司成陳葦川先生像贊

容之矜乎其天性之毅色之嚴乎其志氣之厲蓋毅然
自負其平生而傲睨乎一世是以講幄論思詞垣藻繪
南省掄材成均造士皆克自見於
清朝而人亦卒莫之敢企也及乎接引後學惇惇弗置
則底裏洞見溫乎樂易於以見襟度之有在而人固未
易窺其際也勾吳之墟太湖之濱歸歸厥居哀經陳藝
斯又其肯構於前人而詒燕乎來世者耶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十五

乙

洪文其長樂令黃公像贊

利繞蟬翼屈枉昇之力一念自克而萬夫莫敵稽歟黃
公嶺海之特率義秉禮舍命不忒屹乎物表超然失得
豈世俗推挽牽制能渝其短矧耶動以誠靡幽弗格疑
獄已沉形蹤而思啓其臆感以仁靡頑弗革劇盜久播
兇名而棄惡歸德正身正家抗言
帝側志雖弗佻諛佞屏息宜乎顯顯賢孫繩武而為四
方則也

汜水學諭包先生像贊

仕不必于榮所貴者名壽不必于遐曰心靡瑕審我矩

瘦去而豪奢正靜不淆于道之涯先生所以出而淋諸
人入而宜其家者也於乎噫嘻知德雖稀不有秉彜私
璧非寶求茲像之垂兮

包母陳孺人像贊

西郭名闕江東碩宗姆教既閑來嬪有顒贈問孔時琴
瑟靜好弗戚夫子有相之道晨昏滄瀨歲時蘋藻媿媿
在堂僮僮在廟德有攸基福有攸造儀容在焉子孫其
保之

東湖鄒國表像贊

焚券也枯瘠爲腴揮資也頽黷聿壯恩洽闔惠周鄉
鄙志節不靡於柔嘉矩矱不愆於豪宕皂白不泯於冲
夷精約不紛於䟽暢密金度帛不害其爲仁豸錦烏紗
亦適其高尚惟素鑿其平生當歛衽於遺像

友石王公像贊

不僭不賊泊乎自得曰公之德不違不愆中情洞焉曰
公之言動則由正不蹊不徑曰公之行其德不可考盍
觀其友石則維壽其言不可聞吟咏則存燁燁其文其
行不可見維鄉邦攸羨實維公傳我思覲公孰圖公容
慰我冲冲公容何如維德之隅維言行之符勿翫勿斲
垂於無極維後人是式

五世祖姑像贊

於乎此吾五世祖姑之遺容也今也仰瞻於百禩之下而欽慕之意復戚戚於予衷雖時代之既遠可以稽福德之兼隆不然何標格之峻茂視尋常而不同抑非福德之隆何以致祚胤之盛非祚胤之盛吾又安得而覩斯容乎

孫公像贊

衆暴以著我晦而潛有足著者潛也何嫌北江之濱有鬱者曇先生徂矣孰返其驂崛乎栗平遺像有嚴後千百年子孫其瞻之

張文定公環璽畫卷之五

三

岫雲先生像贊

聰慧夙成華藻煥發喬擢春闈霑恩魏闕中也晰晰外也恂恂珠璣肆吐月夕風辰擬之後言議之後動却顧前瞻白茅藉用寄命百里節用愛人宵晝矻矻

君爾忘身才識志操厥施靡竟祿位名壽千德靡稱半格清竒丹青曷肖亦有蹇辭莫贊其妙我觀宇宙有抑斯伸停涵蓄積施于後人

友蘭梁公像贊

公與予大父東臯先生爲莫逆友當

明盛時世迄無薦之者獨時時少出所挾負以詩歌相
唱和自樂遂以是鳴於鄉顧鄉之人亦莫能深識之而
公亦充然自足曾不以屑意今公子敬甫先生與予家
君洞雲先生復以文詞道義相交游如疇昔邦奇乃合
兩世唱和詩爲一帙以篤世誼昭潛晦而垂無窮獨念
公既登世邦奇生晚光風霽月之容僅獲於繪像乎瞻
焉雖不文奚容以默乃爲贊曰

邈矣履齋妙極幽玄其風肆好維公嗣焉貫串百家豪
視一世廣坐雄談古今興廢者冷于親慶委其子直筆
所書亦登國史算駟屢空不害其充泰而不驕維德之
張定公環堂卷卷五入
四一
容彼計刀錐得喪長感試以尋常較公尊臆嘯歌湖海
美哉颯颯蒼松翠壁振激清風公毒匪遐公名自久世
所競趨疇爲不朽

姬處士像贊

禮度周防詩書啓窾施宜宏胡命之短爾性斯良爾
容斯莊滙厥後人其流孔長短也奚傷

旌表節婦

氏孺人像贊

孰春藻其姿孰冰蘖其節王之温温而不可玷缺水之
淳淳而不可割截芳莖

朝廷

寵光戶臬列名琳琅其孰得而滅諸

宋中大夫周公像贊

烈烈文正誕彰勲德公惟外孫實席餘澤惟尊堯翁四
明之特公惟內嫻胥為後式自公之亡年逾四百苗裔
克承豐宮猶食公方攄忠秉以為罔黨碑易磨汗青不
爽簪笏儼然鬼護其像肅拜瞻之慰我遐想悠悠乾坤
匪德孰仰凡我來人見善其強

姚母鄭氏像贊

產宦門教也有素歸名族習也有度是宜鄭氏有女而
姚氏之有婦也而瞻其容者其復曰是天之所賦也乎

張文定公集卷之五

自贊

學業未新容顏非舊念亦何尤辭受去就義利必明天
人是究豈徒正簪笏於朝廊亦常嚴思惟於屋漏也

薛室董氏像贊

溫溫之容乎不可追媿媿之儀乎不可繪惟諸哀之孝
思徵平生之和粹盖有盡者人之身而不可窮者天之
氣德積于身氣培無既厥機感乎曰惟影響閨闈之中
實基消長孝子慈孫其來孰強謂予不信請視斯像

姚母馮氏安人像贊

其貌肩如其儀秩如靚而密如惟貞德之符生也矢心

不負厥夫夫也齋志爲成厥孤褒功旌德

天語申敷甘節于後苦節于初蓋身曾不離乎閨闈而凜然清風足以振頑而滌汙是固不爲徒壽於人世豈尋常未亡者乎

應處士像贊

言之馨心也其聲養之 齋食也其力執廉而弗戾孰皦皦而能晦孰深固而處之以易倚嗟懿兮富德藝兮航海而避世兮泊乎其自蛻兮邈矣高風孰得而繪兮

應丹像贊

夕惕昕恭諧睽合渙黽勉有無亨厥屯難爰自姑嫜及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五十一

六一

于里閨翕然孝慈稱罔攸間爰產蠓蛛駢輝交爛人罔弗瞻昭回雲漢維彼丹穴九苞其翰焉有蛟龍尺澤之畔匪豐于根孰碩于幹貴命將臨遺容有煥

西溪周少叅公像贊

標格昂藏風神洒落挺乎如絕澗之青松超乎如離群之野鶴議論若孔文舉而人咸服其才華英邁若李北海而晚更韜其鋒鏘諫垣之草嘗致蓋於朝堂西溪之集聊娛情于林壑姻隣必副其希求朋舊無遺于然諾蓋人徒見其氣色之恬愉而未知其曾懷之恢廓也

處士汪公像贊

雷山之蒼兮惟公之稼其陽兮雷山之崇兮惟公之室
其中兮孰與嬉情兮山雲之英何以濯纓兮山泉之清
彼雲在山膏潤兩閩彼泉出石聲聞四國匪曰身爲我
後之施我後之施亦我身之貽積之厚兮發之茂兮鮓
皆黃耆豈徒曰山木之壽兮

栢軒處士像贊

宗林祖母董氏孺人像贊

張定環鑿畫卷之五

七

色温温容媿媿靜而嘉安而舒相夫克順處族咸宜宜
其含飴而弄孫會皓髮渥頰而年臨乎耄期也

迎菴朱翁像贊

鍾渾龐氣生明盛年得溪山趣斷塵俗緣吹簫鼓琴沙
月者煙高吟清嘯雲鴻樹蟬升高採實綸深取鮮青檀
一幅古書半篇身靡行口無過言有訟千里有歸于
屨質成以退忿使咸捐年臨大耋顏如渥丹蓑衣峨冠
屨表超然木阜之峰有栢有榭渠渠夏屋昉原田詒
厥于姓亦克象賢遺容儼雅令聞日延我詞贊之百世
不鏽

田而贈王德清像贊

角巾清時類箕山之跡扁舟五湖異鷓夷之心揮毫賦
詩稱觴鼓琴洒清風於眉宇滌煩滓於中襟儵魚大壑
白鶴長林亦惟游濠梁者知其樂而坐華亭者聆其音
乎然

寶雲璋師像贊

寶雲之興自三韓釋子歷年數百終而復始舍彼黷宮
即戒香遺陟矻矻昕夕羣羣經理微覺菴精勤其不復
有斯寺矣今觀其風骨昂藏容儀秀偉暮鼓晨鍾僧徒
有紀固宜為名利神師欽崇百祀

張文定公集卷之五

曇禪師像贊

斷愛僧超苦厄空華不翳雙眼碧香冥冥靚默此非
爾相此非爾色大地山河摠空寂我曾聯床話終夕匪
向福田求利益為慙佛印降蘇軾

南山處士沈公像贊

於戲休哉公之逝也於今蓋二百年矣瞻氣貌之充盈
想風度之超然蓋意得於鏡水之陽而興逸乎南山之
顛種德恢家既垂澤於來裔蓬首荷笠聊同塵於胡元
是宜書香猶紹而世植之弗刊也不然七世之後予何

由而覲公顏乎

表氏孺人像贊

生月湖之陰，嬪標水之陽。惟女德之完粹，宜子姓之繁昌。溫潤之姿，更百世而猶見；柔嘉之質，歷數世而彌光。此沈族所以稱舊，而予猶得以襲餘芳也。感風火之自出，念興替之靡常。敬摛詞而頌德，願來者之勿忘。

鳳岡居士像贊

窺其牖，琴書在皮入其室。芝蘭吐芳，携手而游；颯颯乎肌，侵冰雪，促膝而坐。颯颯乎耳，溢宮商，俗士車塵曠其若洗。名賢尺牘累以成岡，清癯風骨古雅，冠裳違旌旃而自足。私烟月於藕塘，蓋優游於梧竹之樓，而超遙乎千仞之翔。彼鸞鳩其何知，乃欲竊笑於榆枋耶。

張文定公環翠堂卷之五

九一

香山和尚像贊

法華門中獅子座上，沉杜德機，作維摩樣。總總僧瞻，法像水月，澄松風暢。何以故，夙所養由千億化身，探本無色相好。試問香山和尚。

裘菊軒翁像贊

冲曠也不脩邊幅，質直也如披肺腸。欲覩我乎，吾惟爲大瓠之弗竅，將戕我乎，吾豈羨犧尊之青黃。蓋吁哈於胥庭之俗，而逍遙乎無何有之鄉。穆矣淳風，吁其可忘。

表西墅翁像贊

掇英文圖言華我躬磨光藝沼言牖其蒙逸情高雲掩
迹巍峰不矯不隨爾言爾容寂靜幽默中心有融繁枝
錯節是規是竑翼翼新構名儒鉅公時來燕會觴月哦
松羔幣未臨望耆遠終秀野清溪吁嗟高風

後漢三賢贊 三首

袁安郡公卧雪汝陽起平楚獄滅焰岷岡爲河南尹肅
如秋霜平生不忍鞫人以賊當朝論事詞嚴色揚禦憲
篤景巨浸之防竇氏既敗帝懷不忘

沛凌陳寵家世法吏雖利百金莫與重比咸訓式承臧
孫是忌輕薄箠楚卒來嘉瑞竇憲方張獨無獻遺受知
張愈龔璽霍卷之五

十一

天子代朝廷尉二郡三卿幽明咸濟子忠嗣之請讞寡
漱

姜肱伯淮彭城廣戚與其弟仲海李江常同寢息遇賊
爭死賊乃而釋竟亦不言何其厚德桓帝慕之令工物
色以被鞫面欲見不得而况節覽肯就徵辟後竄青州
賣卜給食熹平終家年七十七弟子劉操爲之刊石

章元明處士像贊

相彼矯矯瑠瑤廉劇渾平敦乎而物莫予忌嗤彼紛紛
頡滑同異淡兮漠兮而莫窺予際遠巖谷阻深遺市朝
榮貴優哉游哉舜水之裔誰其匹之惟胥庭氏之世

范公像贊

匪求於人我資我儉孰居豐高不事奢麗積之維勤
以昌義匪要于天我田我藝藝厥瓊英龍之成器爲
爲瑚爲國之瑞誕彰厥聲鄉邦咸企曷其臻之德不可
繪有可繪者貌也惟契敦麗其度曷履其志和煦其仁
疑重其智維時風情惟時才氣固人攸歆固天攸庇

黃質菴像贊

隕乎其質不尚容也溫乎其色若有所充也蓋襟度冲
夷性質朴茂闡然不爲表襮矜莊之態而著乎外者自
有以符其中固宜比昵者孚其德而交游之士咸仰其
張定鑲魏鶴卷之五十一
清風也子姓之賢福履之隆是豈惟人情好善而天固
亦惟德之崇乎

訥齋繆處士像贊

有秩德言有嚴心畫子孫保之曰是先世之手澤也溫
乎其和肅乎其恭衆人望之其曰斯德人之儀容乎手
澤既新儀容儼在我詞贊之名彰千載

海山王公待漏圖贊

玉質冰肌慷慨遠器肅立金闈端莊英毅啓明未作玉
漏遲遲公有封事補闕拾遺日表鬼臨白筆斯紀震
奸休回朝紳色喜秉心精白末矢弗渝夷險維一有瑕

于瑜鄴陵口碑巴蜀愛徵施及湖湘曰惟忠誠積勤闡
功名崇位起入執
朝樞君民庇倚公貌之揚公心之臧令聞令望於赫
不忘

宋荆南運判周敦頤畫像贊

於維荆南萃德于鄴手錄萬卷為時經綸堅僻哉相矣
議國服公聞曰嘻四方殊俗勞佚重輕柰何均後辰沅
備獠議輸常平公陳機宜屯田是經民不告勞激浦用
清仕四十年罔撓權利困維幾何榮在百世嗟嗟翁赫
昔之權奸雖其子孫譚及汗顏有靦面目肅而瞻公勿
張文定公環翠堂集卷五十一
以駒隙貽識無窮

周毋吳氏像贊

十六而于周夙夜靡寧未三十而即世亦既徵愛乎給
舍公之銘則奚必臨沒韜面若李夫人之為而後有以
係主之情耶數雖促貽無窮之馨享雖薄實鍾乎所生
我詞贊之釋乃子之噫嚶

李春亭像贊

容貌也黜乎其質詩詞也燁乎其文如梧竹不華而標
槩自清平林壑如蕙蘭在谷而迎風每得其芳芬市城
粟里冠紳鹿門賓朋嘯詠風月琴尊豈徒樂高尚於今

日亦將振聲華於後昆也

李室趙孺人像贊

氣肅肅容媿媿宮雍雍廟祁祁瑟靜篁篁齊昕夕戒
長幼釐孰敬睦家弗肥孰柔則光弗輝長發祥內是基
趙之珍李實脆惟福德徵體肌寶爾容垂闔儀

宋翰林編脩右正言方公像贊

屹屹乎金湯宗社凜凜乎斧鉞奸回百鍊彌固九死不
移是以不厲而威者其貌不矜而肅者其儀曰義曰命
乘亦不知墜亦不知惟忠惟孝生乎由之死乎由之茲
先生之自述允後人之瞻依也

張文定公鑿齋集卷十五

三

菊軒姚公像贊

神明後裔姚顯世世公遭中屯兄弟因躓燈窓聚首相
視涕泣勤約起家諸兄捐棄撫其遺孤與子無異有無
共之六十餘禩靡姻弗親靡急弗濟庭菊洒然賓朋時
致野服道遙恬然世味陰隲旨天子常省試孫極勲階
星懸嶽峙曾孫嗣之狀元及第

恩寵鼎來泉臺日賁天之償公如券如契敬瞻遺容式
懷高義

贈涖人范氏像贊

幼厥躬化約以爲豐忘厥私誥誥彞斯肅厥儀不厲而

威修厥容維德之充纍纍振幼育之恐疚魏魏鉅公識
之孩童是天所以儼德髦士而發祥乎碩宗也不然何
毋道也而遠意高識有丈夫之風乎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東泉姚公像贊

朴而華其華也芳忠以謀其謀也臧武略仁功殆遍乎
燕粵名卿碩輔多出其門墻教法過馬融而完名不玷
於西第經術邁韋賢而令予復躋乎玉堂是以碩而髯
者貌之異順而備者福之昌固充養之有素抑天畀之
匪常我思古人疇克與方治董賈而兼事業丙魏而有
文章者耶

華定齋書堂集卷之五

十四

東泉先生授業圖贊

業業名山松竹庇之巍巍龍門英賢萃之其萃云何考
業問德爰習爰釋是傲是則聖有遺經性命衡藪先生
得之喬然山斗烝烝髦士不謀而同咸叩厥中摠衣趨
風如彼櫟腹至必果然充內形外勿問知賢策名

皇家爲牧爲伯爲臺爲閣森列庶職詔起先生言授鈞
衡是稱是量是遴是程凡此多材先生所成登而庸之
亦維先生

贈都御史樂軒姚公像贊

蘭生于谷吐芬揚馥隨風郁郁水渚于衡蒸雲于天

彼八埏公晦弗耀古顏癯貌恬靡攸好急於濟人嚴於律身其心孔仁心田膺撫以篤妮祐是生公輔巍巍厥動燁燁厥文四國攸聞

帝褒遺德奕奕章服寵詔以錄匪食自躬維德攸鍾猗嗟妮公

困齋劉先生像贊

言而肺腑露動而春陽布人皆俗是拘而吾惟天與胥琴奕觴詠明山矚湖風月賓朋有來不孤志有寄業有承坐丘壑來

寵榮駸駸蔗境樂哉先生固陳太丘克開厥後矧張孟張文定公環翠亭集卷五十一

侯善陶其情身閒不如心閒穀樹不如德樹人生有困有亨天下何思何慮

墨溪王君像贊

海會鄞江潮涵東郭靈秀斯鍾髦士攸作幅巾逍遙朱顏載渥爲高岡碧梧爲鷄群野鶴覽名勝縉紳與偕居闐闐跼塵爲却當其寄興毫端縱橫緯繡若蛟龍得雲雨若衛霍騁沙漠倏忽之際晶瑩磅礴咫尺之間天涯海角人皆愛其入柰之丹青而未知其蟠胸之丘壑也

陽明先生像贊

屹屹乎楞厲矯矯乎英異文事武功震耀斯世而其志

則凌跨千古每欲以道而自知也惜哉乎沒也未幾而天下以道爲諱矣訾飢渴之飲食謂夢寐爲從又獨何意歟吾欲起先生於九原與之反覆辯議而不可得也徒爲之瞻遺容而興喟

太監西溪夏公像贊

蚤應四星承恩禁近宮掖從龍天街策駿公於斯時益恭以慎秉心顙良終罔疵吝履滿思戒遜跡南邦亦霑渥洽有燁符童公於斯時圖報不忘偕彼舊侶蔚其令望言笑雍雍式綏百祿粹質秋金溫姿夜玉隨在頌陽葵亦揚馥用作贊詞永焯清泚

張文定公集卷五十一

十一

侶鹿包翁像贊

湯湯大洋絡我鄴塘靈橋之東有侶鹿翁彼鹿之侶英傑是與拂拭泉花陳饋八簋隱不違忠慈不利義儼雅遺容式瞻百世

包母唐氏像贊

媿媿其容既溫且恭曰維表中其中孔仁稽顙北辰遂康厥親敬恭姑嫜無違蒸嘗爰相義方之死無貳戒作佛事卓哉女士

明故德化學司訓前監察御史蒙菴吳公像贊

天造初闢駿發英乂公秉毫翰起家進士翻蹀九苞

曜其光始棲枳棘遂鳴朝陽鳴聲四馳矢其文德正直
不回爰委其翼百二十年遺容儼雅矢詩不多識其大
者

訥菴慶士傳贊

御巧以拙待劄以柔人勞日茶我逸而休貽厥孫謀曰
耕與讀幅巾道遠槎川一曲

寶雲住持啓東晨師像贊

堂構經新田廬修治若將與倚頓爭能計然角智然而
風月壺觴從容娛戲野鶴孤雲飄然不繫豈期遊方之
外而不遺平方之內也氣色恬愉風神閑雅示法名山
張文定公鑿碧堂集卷之十五

未式來者

張文定公鑿碧堂集卷之十五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十六

箴

歲除自微箴

慎脩冥冥時維陰德矧曰有臨曷監弗赫爲天立心爲
世作則庸行庸言勗哉是方矧乃祖考儉勤兢惕傳世
十一歷年三百珠貫璧連罔有疵忒其在于今昭哉燕
翼子孫黎民在汝培植日月逝矣頭顱漸白鼎鼎百年
追悔何益命之不易永念時救洒掃室庭經營四國審
厥危微敬恭朝夕曰篤不忘庶幾昭格

銘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十六

休休居銘

人有痒疴我躬弗與心則有知同彼戚豫乃悟人生無
此無彼置我一身于萬物裏均以視之達者之體維彼
纖人心亡其正既私厥形物若予病孰縮孰贏孰負孰
勝計及秋豪營營靡定如聶斯沸以鑿厥性大人曰嗟
維時何益有我者賊亡我者德不觀彼天殊形殊色兼
體不遺何限何隔是以其體聲臭俱寂冲漠玄虛無機
可測降生爲人維貞以靜如水不波庶品皆并乃亡厥
私百誘退聽處已若遺見善如幸望之易知窺之靡竟
泊若冷淵湛兮明鏡無感無爲有感斯應鳥獸可馴人

也誰競時維金德時維順命湯武反之堯舜其性維士
希賢維賢希聖其進維何維怒維敬怒盡物情敬守予
正明有淵士注君汝成實審實恪求性其情猶曰予心
易流險傾乃于厥居休休是名予以優游以復衡平友
人庸川企彼平生曷彼令德遺以茲銘

居易堂銘

人有平地蕪穢不治甘蹈險歛慄憂畏地之坦然天
以畀我我往居之允獲我所實不防陷平不虞傾信步
往來曾不勞形不費一金其直無筭千駟萬鍾莫或予
換早不援上高不陵下敦爾攸行信爾出話豈不易簡
張文定公樂聖堂卷之六下

豈爲難知予子孫孫嗣我攸遺

尚義堂銘

惟性之義實命於天制自吾心人亦同然人所不然維
天攸愆惇叙吾親孝享吾先處善循理取友親賢苟利
於人我躬寧嗇苟合於天百慮莫易可貴者道塵視金
璧無間顯微是矜是式陽善人歆陰德神隲子姓蕃昌
聲華赫奕厥孚孔昭懋哉無斁

介軒銘

侍讀巖先生家介溪之上因以目彌及掌南翰扁其軒
曰介軒按字書介畫也物之判別之處曰介詩曰天生

蒸民有物有則君子知天則之嚴也循而不踰舉天下
莫能奪焉故曰不以三公易其介夫天則之踰不踰生
於其心所謂理欲之幾爲間至微而休咎吉凶於是乎
分焉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致研於幾憂惕不懈則誠
矣誠則幾動而神應故曰介于石不終日嚴君寅清而
諒直其用力於所謂介也素矣予索居日久然心恒慕
之通政聞君自南都還爲予道名軒之義爲之銘以詒
之銘曰

於昭天命秩秩其則示我廉榜如指斯畫彼昏不知罔

克于式如决河防終以自滿哲人憲天小心翼翼念慮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六下

初萌天臨日赫是耶非耶判乎白黑絲髮之闡千里斯
隔苟動于人以天者克品式不愆矩度無忒我真我宇
孰犯疆場澄淵不波厥鑒孔晰知微知彰爰照四國介
溪之上嚴子之宅名軒至亭維以求益我懷其人寅清
亮直作此好歌以贊明德

書櫃左銘

維宏斯富維安斯固維密斯無蠹性命之理幽明之故
默而藏之而以時布

書櫃右銘

闔也若虛闢也有餘闔闢無恒維時之俱悠悠宇宙變

動萬殊有不我需厥名曰愚

汲福井銘

汲福井不知造自何人堙淪埋沒棄而不食者不知凡幾何年左方伯脩江周公因有所營樹偶得之翳久而出若固有待然銘曰

異哉孰坎其中而闕其用通也而窮通兮其孰識窮兮其孰惻一旦而出公之力時有遇不遇我無喪得物有利不利繫乎通塞澄厥垢莫傷其有居而遷其施自然虛而孚與天為徒茲井之遇有待其會待之久其遇也不偶公不井蔽其惠不費井實待公以利于無窮

張文定公集卷之六

林東銘

天地之元至冬乃閉其發而施無往不濟人身所息曰唯夜氣致養于斯晬面盎背

林西銘

常人之情無患恒肆患在衽席莊生所忌暴虎馮河孰臻有悔晏安醜毒不畏入畏

硯銘三首

地乎靜天乎玄動亦定安而遷誰似者帝之先

膏之光澤之長施之無方居之孔臧其居默默深根寧

極文明天下而反一無迹是謂全德

端貞厚重靜以磨動太朴惟初文明肇用厥用沛然蟠地際天玄之又玄萬象之原

鎮書鏡尺銘 七首

剛不屈重鎮物一舉移焉萬象出

亞夫堅卧喧翻者息王公正色執敢踰其則

秉躬正直運量均齊所在帖然執為栖栖

卷齋爾展之拿拂爾按之翹幡爾奠之一身不回萬方

憲之何以致之百其鍊而

人勞適紛我卧而理開聾抉盲叩我則啓

吾生不離乎文字靜於是動亦於是靜而百顯闕動而

張文定公環龜筆集卷之六

三百幽沸卷舒自我維厥時外強中實執竭予施文宣

既沒文不在茲乎

生死在書書之蠹出沒鑽研令朽腐往者日湮來者為

所苦子獨何為回愚參贊蕭整廉隅端然文府仙官

六丁左右呵護不吳不揚於書多補作詩孔嘉寶爾

終古

圖不界方銘 十首

秉正直慎區畫一無忒萬方式

靜專動直吾其乾至靜德方吾其坤乾坤合德其易之

門邪

於昭乾德靜專動直不聞亦式順帝之則
其立不偏其行截然遵我矩矱庶幾無愆
靜而無爲動而均有煥發章程我履惟素
因殷之質入周之文用我則治舍我則焚
子善區別條分朕列於以施之四方有截
不矯不隨寔貞寔固矩度在我不爽跬步
堯何以平章短是挈也桀不吾以用自絕也
刀筆之徒操一切也微子主之幾何不滅裂也
人謂我介亦勤應與人謂我方實周區處

印色池銘

張文定公集卷之六

六一

潤而密貞而剛以善厥藏賁彼四方我朱孔陽

節勵雲霄身藏霖雨降陟以時惟予與汝

龍頭竹杖銘

天平銘

天道之運低昂屈伸萬有不齊歸維其均人心之害萌
于有我大人順天哀多益寡孰處其昂而不終抑爾準
既平四方爲則

等子銘

勿高勿卑宜重宜輕稱物平施是曰鈞衡

低昂損益均多少惟汝持平衆所保人心險夷宜自考

金璧非貴善爲寶

贊

紙贊

皦皦乎弗疵括群聖之心思而時出之文宣既沒文不在茲乎

墨贊

推移不出乎几席而光被乎四國汝惟守黑天下孰與汝爭白

筆贊

精銳而藏其鋒旁行而不離乎中闡幽眇而垂無窮動

張定公環碧堂筆卷之六

七一

則生風

硯贊

一片石藏風雲一寸水龍輪困昭萬象通八垠我無爲功自神

圖書匣贊

閉而藏不違其類啓而行必遵其會微而弗晦方而不礙屢遷而不沫萬應而不匱空空鄙夫見若芒刺彬彬文士珩璜借佩我器我名不可以貸存蒼頡遺模章羲之俗態通四方而信百代匪予疇賴

襍著

性道錄

予視學於湖湘于茲貳年而士鮮有興於道者地里廣邈巡歷有時言念士習心竊拳拳爰舉爲學大端列爲韻語七章頒示各儒學諸生以代面語仍俾各錄壹通置之座隅庶其諷誄之間有所興起

受形於親本同一氣心苟或違判一爲二召彼不祥職此乖戾孝子仁人如天是事勗率妻孥靡違造次先意而承無形亦視有過幾諫委心異志無處無時敢與親貳立身行道光昭後世匪我能爲維親之遺亦念天顯克敬克悌罔私貨財乖我兄弟相彼植木根既牢矣枝張文定公集卷之七十八
維翹矣木維喬矣我悲世人悻禮悻德如削其本求木之植可不畏哉天命孔赫

右孝弟

一言失實衆以爲太縱不汝尤汝獨不羞忠誠及物人亦汝親謂汝好友謂汝良人何苦爲狡爲譎爲嚚心勞日拙棄於姻鄰戴天履地中函厥心一理洞然達於高深所以君子慎幽察微時檢時防罔敢或欺忠信曰罔無罅可窺幽無鬼責明無人非泰然自得聖賢同歸維此信人汝謂之德維彼不信汝謂之賊相人孔明處已

宜擇

右忠信

告爾多士責已宜周三反不校顏孟為儻小不能忍伍
彼頑民繫頸梏體受箠與嗔醜孰大焉玷我儒門不愛
其身不念其親

右懲忿

告爾多士豐約由天富不可求徒為執鞭合浦之珠不
求乃復擲璧揮金亦果其腹汝或哀人天即哀汝利為
害門敬念斯語

右戒貪

學問之道先肅其容以壹其心毋使憧憧利害得喪命
也胡計有在我者明道正誼敬誦前言反之身心體驗
窮索務精以深由人驗天以古證今維惡宜戒維善足
歆求爾安宅與爾坦途而居而由不亦樂乎

右主敬窮理

節義廉耻立身所先崇德脩慝高明配天從義則德崇
知耻則慝脩
德崇則高大體膚可餓志不可汗元首可喪節不可渝
隱脩則光明體膚可餓志不可汗元首可喪節不可渝
不見下澤穢濁攸趨崇峰峻壟人莫能踰父天母地為
萬物靈豈不最貴矧曰才英劍淬乃利泉濬乃清勵乃
志氣無忝所生

右崇德脩慝

我來湖湘靡有躬矣經歲僕僕心中忡忡矣與爾諸生歲
幾何見道阻且脩舊習疇變我出我言自我肺腑孰監
予衷憂深思苦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監我誠悃服乃久
要維彼愚人聞言若醉溺教惟刑不畏入畏

題座右

爲子當以父母之心爲心爲人當以天地之心爲心只
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仁孝之道立矣

人至於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則堯之安安禹之安
汝止文王之靡悔皆在是矣其敬持之其敬持之

大學言安而后能慮天地如許大萬古常安人生六尺
張定公環碧堂集卷十六

之軀戴天履地却不會討箇安處只時時爲天地立心
念念爲生民立命即何適不安天地位斯萬物育人不
自安其身更做甚事苟能自安則天地自我位萬物自
我有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直截擔
當

纔染着便覺纒覺便克去方得

萬古內一受命何事悠悠

吾身有至貴至重之物而不能有之於己孤負付畀於

我者之意奈何故學貴自得

形而上者主張形而下者故君子建小人下達其機
只在自審

政之運何其順而叙也今夫百司庶府交脩而不息
必有主者而况七政之運歷萬古如一日乎吾於是
吾知天命之嚴翼也天下事原乎主者孰懈而不渙
孰二三而不亂是故天之德曰乾聖人之德曰敬孔
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其述堯典以欽之一言始
終焉欽則一而不息一而不息故其發也遠而不禦
久而無窮焉臯陶曰帝德廣運乾行也

張文定象聖堂集卷之六

十一

天之生仲尼也以訓萬世天無言仲尼有言者也有言
明中之天無言幽中之聖是故詩書禮樂天之訓也
風雨露雷聖之則也夫明中之天雖不吾待其言也
固在幽中之聖雖不言其意象昭然然則雖欲爲不
善吾將於明乎哉亦將於幽乎哉

日月有薄蝕不害其明星辰有愆違不失其行聖經有
殘缺不晦其精觀天之象則聖之經吾如有餘師焉
天惟獨運而三光明四時行百物生天子承天者也是
故獨建威福以馭天下威福者權也權移則叛分則
散叛者其形易見散者其勢難知古者斥四凶相傳

說不必以漸而天下莫敢議焉者出於高宗之志也
權苟分雖有賢者莫敢行其志何者舉措刑賞少異
故常則羣起而譟之是人得執國柄也故在位者往
往相顧不敢動大事小事依依焉一惟故常之循由
是中之人之心日以解弛賢者沮而不得售而不賢者
循襲醞釀以成其奸斯國家之大患也故人君不可
以不操其權思操其權不可以不親政思親政不可
以不親賢

耳目一也或察於海徼或迷於宮庭是故治天下者廣
視聽廣視聽者求直言雖然聽言貴明用言貴武元
惡大慙臣言之君不能去之其禍必反中言者之身
言者於是乎始有所忌而不敢盡天下之患莫大乎
使言者有所忌而不敢盡譬之君之左右前後必由
之地有長谷大壑而莫或指示之也難乎免矣

周書曰成王畏相漢書曰石建以嚴見憚古之畏相則
日狎之後之憚其臣則日踈之夫人情必得夫所畏
者與之朝夕處也而後德日進成王與否斯圖其大
機也漢廷拜相祗取媵媿鄙鈍之流乃至後宮秘戲
相得在傍則將焉用彼相矣

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孔子命顏淵放鄭聲遠

佞人鄙聲溷佞人殆放淫防人心之危也遠殆懼道
心之微也樂聲淡則人心平臣言直則道心著千聖
傳心之要法也

節儉則人欲止憂勤而天機發放鄙聲儉以止欲也遠
佞人敬以宣德也聖人之心樂和平而喜規諫人心
惟危故常致精焉道心惟微故常致一焉不聞亦式
一故鄙聲不作不諫亦入故佞人不至

爲子者心父母之心敬其所生之謂也爲人者心天地
之心愛其所生之謂也敬所生者慎其從違愛所生
者公其好惡從違慎而身修好惡公而天下平

張文定公集卷之六

十三

事天如事親故不顯亦臨事親如事天故無斁亦保孔
氏之徒三千而爲邦之道在克己之回也聞之顏子
犯而不校不遷怒在陋巷不改其樂夫喜怒哀樂不
以己與焉而後能通天下之志

王安石既敗咎呂惠卿之誤已每於几閣書福建子三
字何其痛歟相天下者善不必出於己不善不必歸
於人無遠無近無彼無此無內無外惟其是而已矣
不然接吾間者豈獨一福建子哉惜乎安石知惠卿
誤已而不知己之誤惠卿也裴矩隋之佞人也立太
宗之朝則革面爲直矣安石與廷臣議天下事盛氣

而臨之夫惟盛氣而臨之是故讒譖面諛之人至
仁義禮智天命於我者也死生窮通我聽於天者也命
於我者一息不敢懈其志聽於天者一毫不敢容其
心
道德經主於不矜不伐不爭然其言曰僕雖小天下不
敢臣又曰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是猶以道矜也孔子
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太哉孔子不
矜其至矣

老子謂善攝生者物莫能傷以其無死地焉孔子知桓
魋之不能害也然必微服而過宋蓋盡諸人而不敢

張文定公樂庵集卷十六

十四

恃諸天故曰孔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

李德裕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及敏中代相攻德裕甚
急非敏中攻德裕德裕實自攻也相天下不能公舉
措刑賞而區區於德怨之報人心之蓄憤久矣故敏
中得因而攻之以固其位岷州之行是德裕之自攻
也

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直是見徹天道故
能說得恁地斬截天只是一箇理何曾計較利害來
人心一有不純終不能以美利利天下

順逆不入於心最難猛省力克

吾嘗與少宗伯黃久菴太常少卿胡九峰辯論大學之
道九峰謂嘗與尚寶呂涇野講論因問今日請教屬
致知邪屬誠正邪涇野云屬致知九峰謂實心請教
便屬誠意原無勝心便屬正心予謂以其夫分而言
畢竟與人講論是格致事或知或行何處難得箇心
然博文約禮窮理盡性明善誠身知崇禮卑知天事
天擇善固執愚明柔強知之與行固各有分矣九峯
又引鄒謙之說不明乎善明字即明明德之明明善
即誠身也予謂如此則子思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
句亦不成文理矣一意而兩言之何耶且其曰自誠

明明自明誠則明之與誠亦必有分矣陽明王氏以格
物爲正物將人爲學頭腦截去障隔人之聰明故習
其說者穿鑿牽強只講論間已不勝其意必固我之
私而不自知也惜哉

嘗悟大學正心一章本文極爲明白不須註解一字而
意義自足蓋正字即易直其正也之正心之本體未
應物時著些兒物事不得是敬以直內之事即中庸
未發之中而朱子用之所行云者反使人沒尋討處
每持此論以爲自二程子後無人見及此者後見桂
古山文集中一段意思正與此合乃知人之所見有

偶同者如此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十六終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十六

十六

